



禮記
卷之四

特別
4 12
16
33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六

月令第六

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
 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
 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
 合為此篇自馬氏曰曆象日月星辰以授
 周用五紀其或合或贏也蓋日月星辰之
 窮或離或合或贏也蓋日月星辰之
 者天以是而命萬物而人奉之代終始相
 因是也方以周之命萬物而人奉之代終始相
 辨地又方以周之命萬物而人奉之代終始相
 亭事頌邦國以史正歲其象法則觀之萬民
 歲且於正則使之徇焉而使夏之政典先時
 與不於正觀



時者其罪至於殺蓋欲百官萬民謹其令而
順承之也月令之為書亦祖先王之餘而後
儒傳會增益以成之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辰參中曰尾中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也昏
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疏
曰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畧而言不與曆同但一月
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
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
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
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耳嚴陵方氏
建寅會在於胃以營室之辰也建卯會於營室以
建寅會在於胃以營室之辰也

辰者以每歲而十二會焉日與月同意二之故以
稱與書言蓋出納而成歲而為事二會焉日與
主與書言蓋出納而成歲而為事二會焉日與
布於四方晝夜運而歲一及月同意二之故以
于天是也故參中旦或見乎昏而中之月言宿
旦而中者昏也中旦或見乎昏而中之月言宿
則餘月亦可參也中旦或見乎昏而中之月言宿
者順陰陽之義也與書於春則言星鳥也先昏而
星虛陰陽之義也與書於春則言星鳥也先昏而
所中者此言星鳥也與書於春則言星鳥也先昏而
為主故詳畧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此以
為中者此言星鳥也與書於春則言星鳥也先昏而

其日甲乙

春於四時屬木日之所繫十干循環獨言甲乙者
木之屬也四時皆然馬氏曰甲丙戊庚壬陽也
每相為用者十日分麗於五行用事者王之故
乙用事於春為木王也丙用事於夏為火王也
戊用事於秋為金也

祭戶也奠陰其之外也律為而小以之以以周之鍾化曰
之曰故四於祀所入春焉呂言故坤園大黃官陰者行林
物祀立隅是竈以之生○合之也含鍾呂鐘大成建於鍾
脾於祀故往行化象為嚴而則南洪者則則師而亥西南
上脾以中也者而也陽陵言律呂言以逆順掌應之而呂
藏曰報央故人夏秋出方之皆其謂也中規之以以同之事以之律
也祭之則其祀所時為時戶以呂南呂言以以成生之合如陽而酉
五何而報祀行以則陰故戶以呂南呂言以以成生之合如陽而酉
祀也報之中中往陽入其奇述言事者謂也之林序序陰而法行正
之蓋之雷雷而巳之祀而氣其體以之小鍾退進之也聲矣陰故曰氣
祭戶之時五蓋冬極時戶在而巳故陽南呂者謂也之來陰聲始始應而
有所又祀中室時陰其祀而自通六為者對之來陰聲始始應而
牲祭各從有也則於祀而自通六為者對之來陰聲始始應而
焉之神其功於居來化竈外也者陰之十陰也呂鍾亦始始應而
特各脾類於人而而故物自象一六別為者謂之之鍾倡應而
其所於者而而故物自象一六別為者謂之之鍾倡應而

東風解凍執蠶始振魚上水獺祭魚鴻鴈

來

此記寅月之候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也嚴陵東方氏
於重陰聖栗之時東風蓋發散之氣也東風既解
凍則物之藏於密者咸起而振魚上水也深者咸躍而
上矣故繼之以蟄蟲始振魚上水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

青陽左个註云太寢東堂北偏也疏云是明堂北
偏而云太寢者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北偏者近
北也四面旁室謂之个○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
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

大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
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
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
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
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
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
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
則青陽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
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
堂之左个也但隨其特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
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殿古人制事多用井田

遺意此恐然也

乘鸞鳥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
麥與羊其望䟽以達

載音戴
木去声

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鈴也春言鸞則夏秋冬皆
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倉與蒼同
馬八尺以上為龍服王冠冕之飾及佩也麥以金
玉而生火王而死當屬金而鄭云屬木兌為羊當
屬金而鄭云火畜皆不可曉䟽云鄭本五行傳言
之然陰陽多塗不可一定故今於四時所食及彘
掌麥離掌黍之類皆略之以俟知者䟽以達者春

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麓疏直而
通達也陽嚴陵方氏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為少
左各從其類焉謂之太廟則以左大饗於此故也
謂之左推此則以介於左故也謂之太廟則以左大饗於此故也
成之稱也推此則以介於左故也
矣或言所居之堂為章冬夏亦謂之成而巳總章者比章者總陰於也
色或言所居之堂為章冬夏亦謂之成而巳總章者比章者總陰於也
蒼冬言水色而有一色互有相備也春者南之成而巳
方則純以白中一故衣純以黃者則無餘也至朱有青赤
春主長發故其器高純以黃者則無餘也至朱有青赤
夏主刻深故其器高純以黃者則無餘也至朱有青赤
秋主藏故其器高純以黃者則無餘也至朱有青赤
冬主受其器高純以黃者則無餘也至朱有青赤
中土其器高純以黃者則無餘也至朱有青赤
物由是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是故中央之器若也
如所象是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是故中央之器若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

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宋天子乃齋立春

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

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

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

有不當

公卿下舊
本有諸侯
二字

當去声

先去声

齊音希

相去声

謂告也春為生天地生育之盛德在於木位也迎
春東郊祭大皞句芒也後倣此推之○疏曰節氣
有早晚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
方氏曰四立之日則其氣至矣故天子親帥其
以迎之於東郊迎之於南郊迎之於西郊迎之於北郊
其位居東故南郊迎之其位居西故北郊迎之其位
西郊迎之其位居北故東郊迎之其位居南故西郊
之氣至也故於東郊迎之於南郊迎之於西郊迎之
外至也故於北郊迎之於東郊迎之於南郊迎之於
故也於北郊迎之於東郊迎之於南郊迎之於西郊
者蓋別而著之逆者每於其位居也故於東郊迎
氣皆自外而言之雖有陰陽故也古者於四時皆
還何也還言還之在也反言反也言朝主馬所
冬此則還也言還之在也反言反也言朝主馬所
義故曰還何也還言還之在也反言反也言朝主馬所
刑為主爾慶惠出乎君然歆布行施以飾其下及
焉又曰德令慶惠出乎君然歆布行施以飾其下及

利也則必有以相之者為故特言命相也德貴乎
行惠則必布有令與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也
主禮故賜也主物遂行言行慶則和慶則必也
於物故與也遂行言行慶則和慶則必也
惡夫妄與以遂行言行慶則和慶則必也
秋以母冬則不與以遂行言行慶則和慶則必也
所以母冬則不與以遂行言行慶則和慶則必也
互以相飾不與以遂行言行慶則和慶則必也
而巳相飾不與以遂行言行慶則和慶則必也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

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宿猶止也離猶行也言占候躔次不可差貸貸與

宿猶止也離猶行也言占候躔次不可差貸貸與

志同經紀者天文進退遲速之度數也初者曆家
推步之舊法以此為占候之常也嚴陵方氏曰月
者則繼天以行其事類而巳故言乃為天所命
元日以通邦國之治又言正歲以逆序事之治即
謂守典奉法也所謂天司日月星辰之運也
及都鄙之法在焉而日月星辰之運莫不存乎
命之於太史故曰奉日者星辰之運莫不存乎
有變者於太史故曰奉日者星辰之運莫不存乎
之能與於此也妙理所成日月星辰之運莫不存乎
以司言者日者所循星以進退者事也司其應日
生謂之星者日所舍辰者時也辰以月者得陽之
故謂之星者日所舍辰者時也辰以月者得陽之
即此典言曆象洪範有言故謂之星者日所舍辰者
於此典言曆象洪範有言故謂之星者日所舍辰者
而定焉則司天者之不可過矣星辰之紀是也宿或
而巳貸則司天者之不可過矣星辰之紀是也宿或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
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
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
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
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為祈穀也元辰
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參參乘

母覆巢母殺孩蟲胎天飛鳥母鹿母卵母

聚大衆母置城郭掩骼埋胔

孩蟲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天方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麋獸子之通稱齒骨之尚有肉者嚴陵方氏舞則以將釋菜故也故仲春言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之習合仲禮樂之習也故仲春言上丁命樂正習舞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母變天之道母絕地之理

母亂人之紀 天地大德曰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禦寇猶可也兵自我起以殺戮之心

爾以祭法考之則祭典於古所澤也特因歲之更始乃脩而地宗廟之祭非於山林川澤然以是言者蓋天言而以下言命祀者亦互春未成也如所飛鳥之言止飛以事言也祀者亦互春未成也如所飛鳥之言自生之習性也者大衆於其生者及其害耕事也掩骼埋胔則推其聚於其生者及其害耕事也掩骼埋胔

逆生育之氣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而
紊亂生人之紀叙矣其殃也宜哉嚴陵方氏曰稱
人之義事春者天之仁氣苟以人之義事而逆者
之仁氣則天災適當之仁氣苟以人之義事而逆者
之若非不起也特不可以從我始而心既曰曰兵又
曰戎者兵以器言我紀以事言道有常也故曰亂曰
曰理可通也故曰器言我紀以事言道有常也故曰亂曰
曰道可通也故曰器言我紀以事言道有常也故曰亂曰
不可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
有怨

此已火之氣所泄也言人君於孟春之月而行孟
夏之政令則感召咎證如此後皆倣此○疏曰孟

行夏令
謂孟秋之令
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
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
以同為孟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之

則其民大疫疫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
興

此申金之氣所傷也爾雅扶搖謂之疾風謂風之
回轉也藜莠蓬蒿並興者以生氣逆亂故惡物乘

之而茂也

行及令

謂孟冬之令

首

則木潦為敗雪霜大摯種不入

摯音至種上聲

此亥水之氣所淫也摯傷折也與摯獸驚蟲之義
同百穀惟稷先種故云首種嚴陵方氏曰夫十有
之問人君奉之以成位乎其中也苟當此一月
何也節而行彼三時之令則三水蓋仲春之節以
早至故不特雨者然爾故草木蚤落國時有陽氣
由盛陽之氣所迫故也凡此皆已之氣乘之亦山
陰氏曰草木蚤落故也凡此皆已之氣乘之亦山
總至同時也○臨川吳氏曰亥水屬亥氣乘陰故

水潦為敗諸穀稷最先種春寒傷其種故不收成
入謂收成而入于倉廩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奎宿在戌降婁之次○疏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
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弧星近并建星近
斗并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
旦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

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

祀戶祭先脾

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生氣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首言之安謂無所摧折之也存亦安也

擇元日命民社

令民祭社也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歟召誥社用戊日

命有司省圜圜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省悉井反圜音零圜音語去上声

臺圜秦獄名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皆木械肆

陳尸也掠捶治也止謂諭使息爭也嚴陵方氏曰

父者蓋有亡之道故曰存也天之窮民有存之

止及於孤者以其為成人後存之為助陽氣為大

也祭法曰天子之命無敢專祭之曰置社則元日而

社矣然非天示也方春土發祭之故擇元日而祭

之也且社土示也方春土發祭之故擇元日而祭

甲則此言元日之利也祭社而巳之則此言其善矣

故謂之舉元日也祭社而巳之則此言其善矣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

禘音梅

消也凡陰事而巳以獄訟之也自乎故曰止所以息之

所也此皆所也

夫曰去不舉元日也

社者謂之舉元日也

故謂之舉元日也

甲則此言元日之利也

之也且社土示也

也祭法曰天子之命

社矣然非天示也

短長之差故於其月每言日夜分也

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

謂始穿其穴而出也

先去聲

先雷三日

以節氣言在春分前二日

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

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容止猶言動靜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也生子不備謂形骸有損缺凶災謂父母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用正權概

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為石角

斛也權稱錘也概執以平量器者同則齊其長短

小大之制鈞則平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

則矯其欺枉

山上聲舍去聲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閭扇寢廟畢備毋

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少舍暫息也門戶之蔽以木曰閭以竹葦曰扇凡

廟前曰廟後曰寢寢是衣冠所藏之處大事謂軍

旅之事嚴陵方氏曰農之作也則出而在田農之
父妨也故以少為言焉○臨方春東作之
居也脩闔扇而繼之以寢廟畢備不敢勤於人而
無慢於神也畢備之謂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漉亦竭也二者之禁皆謂傷生意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古者日在虛則藏冰至此仲春則獻羔以祭司寒
之神而開冰先薦寢廟者不敢以入之餘奉神也
長樂陳氏曰八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
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

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

上丁

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

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樂正樂官之長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

之類而巳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則以於仲春釋菜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不用牲謂祈禱小祀耳如太牢祀高禩乃大典禮不在此限稍重者用圭璧稍輕者則以皮幣更易之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酉金之氣所傷也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

子水之氣所淫也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午火之氣所泄也螟食苗心者嚴陵方氏曰多雨

之氣為寒故寒氣總至寇戎來征則感金水而然也凡此皆西之氣乘之故麥以秋稼至夏感金水而然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也七星二十八宿之星宿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蜚鱗其

音用律中沽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

祀戶祭先脾

姑洗辰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桐始華田鼠化為鴛虹始見萍始生

此記辰月之候鴛鴦屬馬氏曰田鼠化為鴛鴦也陽而其性和也萍始生則以陰物之氣也陰午也嚴陵方氏曰虹者天地之氣也陰午也

所乃見而出故又謂之練焉陽方河中則陰莫能于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旒

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鞠衣衣色如鞠花之黃也註云黃桑之服者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之色也鞠字一音去六反先帝

先代木德之君薦此衣于神坐以祈蠶事氏曰將耕也祈穀于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也薦鞠衣于

先帝所以祈有春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

子馬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

實

舟牧主乘舟之官五覆五反所以詳視其罅漏傾側之處也因薦鮪并祈麥實嚴陵方氏曰覆以視所乘不于三不防其傾漏故也覆反必至于尊苟具而巳曰備無則無所不備焉告具于天子以親見也蓋先王之至也必乘舟而告具于天子以示親也蓋先王之至也必乘舟而告具于天子以多其然薦必以鮪者以鮪者為其特大謂之薦必以鮪者以鮪者為

氣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發泄句者畢出萌者

盡達不可以內

句屈生者萌直生者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宣泄不宜吝嗇閉藏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庫賜貧窮振

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

士禮賢者

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振猶救也周濟其

不足也在內則命有司奉行在外則勉諸侯奉行
皆天子之德惠也嚴陵方氏曰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故於貧窮曰賜之則所以予之也於乏絕未至於貧之則貸之而已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土騰循上上声

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

通道路毋有障塞

司空掌邦土此皆其職也嚴陵方氏曰司空掌土事故以命焉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時雨然也過淫則趨下澤水反上騰而為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則行之

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隆利則修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連之使無壅閉則通而通之隱塞言空虛而為實凡此皆像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罝罟羅網罝罟饒獸之藥毋出九門

罝罟皆捕獸之罝羅網皆捕鳥之罝小網長柄謂之罝以其似罝星之形故名用以掩兔也罝射者用以自隱也饒獸之也藥毒藥也七物皆不得施用於外以其逆生道也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凡九門也嚴陵方氏曰之性故田獵之具制之使毋用饒則委之以食而毒鳥故也以

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

勝降于桑具曲植籩筐

植音治籩音舉

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拂羽飛而翼拍身也戴勝織絰之鳥一名戴鶯鶯即頭上勝也此時恒在桑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植也所以架曲與籩筐者籩圓而筐方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鄉去声

觀去声

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采桑也禁嬪女毋觀者禁止婦女使不得為容觀之飾也省婦使者減省其箴線縫製之事也此二者皆為勸勉之使盡力於蠶事也

蠶事既登分爾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母有敢惰

登成也分爾分布於眾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為功之上下嚴陵方氏曰野虞周官之山虞神明其事矣東鄉則所以逐時氣也野齊戒則所以營之方者此皆蠶具省婦使者不煩以他役已

凡此欲一登比年之意於蠶以勸其事而已蠶事既登者事畢而登所以使之數也與曲禮年穀不登之登同義分廟之服無有之繅稱絲所以效其功之多少以共敢惰敬之至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

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工師百工之長也五庫者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視諸物之善惡皆有舊法謂之量一說多寡之數也審而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也幹者諸器所用之木材也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

淫巧以蕩上心監平声

此時百工皆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百號令必以二事為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時序如為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之類是也二是不得為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嚴陵方氏曰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心焉此與孟冬皆言毋惑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成而又戒之彼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其禮亡馬氏曰凡樂陽聲也春易中也大止也蓋口聲以降非合樂必特陽中之末則中聲之所和平君子弗聽也累平声

是月也乃合累平声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

犢舉書其數

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壯者就牝者于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若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校多寡也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難之事在周官則方相氏掌之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僖說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昴中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之而行此月初日在胃從胃歷昴故毆疫之事當於此時行之也九門說見上章嚴陵方氏曰難所以難陰為之則疾以周官方相氏百隸而時難以勝陰隱故也裂牲謂之疾以周官方相氏有餘足以勝陰隱故也裂牲謂之疾以周官方相氏不必於九門則欲陰隱之出故也凡此皆慮春氣之隱之不得其終也故仲秋以畢春氣之隱之難作於冬者曰以獨夏不難也季於春難也仲秋以畢春氣之隱之難作於冬者曰以獨夏不難也陽盛之時陰隱不能作故也春曰以畢春

子丑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日婺女中

畢宿在申實沈之次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炎帝大庭氏即神農也赤精之君

其神祝融

顓頊氏之子名黎火官之臣

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

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徵音上

中音冲

羽蟲飛鳥之屬徵音屬火中呂已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者火之成數也苦焦皆火屬夏祭竈火之養人者也祭先肺火克金也○蔡邕獨斷曰竈夏為太陽其氣長養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帝于門奧面東設主于竈陞也

蟪蛄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此記已月之候王瓜注云葷擊本草作葷音同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朱氏曰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

而屈者乘湯而伸也王瓜生則陽物之可以勝陰
和者也故其為色赤苦菜
秀則火炎上故其為味苦

天子居明堂左个

太寢南堂東備

乘朱路駕赤駟音留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
菽與雞其器噐高以粗

駟馬名色淺者赤色深者朱用噐高而粗大象物
之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

諸

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于夏
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
南郊還反行賞封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立春言諸侯大夫而此不言諸侯者或在或不
可必同故略之也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

乃命樂師以合禮樂

以將飲酎故也

命太尉贊桀俊逐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

必當其位

當去声

太尉秦官也桀後以才言贊則引而升之之謂賢良以德言遠謂使之得行其志也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舉謂選而用之也當其位者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

發大衆毋伐大樹

長者繼之而使益長高者增之而使益高壞墮則

傷已成之氣起土功發大衆皆妨蠶農之事故禁止之伐樹則傷條達之氣故亦在所禁一說伐大木謂營宮室也馬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也高之者天地也欲其長則勿壞焉故其高則勿墮焉可也

是月也天子始緜

緜葛布之細者嚴陵方氏曰緜以涼而可以禦暑始也故言始緜孟冬者寒之始也故言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

失時

失時謂失農時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行去声
勉其興作於田野之內禁其休息于都邑之間皆
恐其失農時也嚴陵方氏曰野虞外官也故出
在外也故曰出以內也徒內官也故曰出以內也
然民不止於農以農營其事故曰循而農亦民也
其民之所居也故曰循而農亦民也
子之居也故曰循而農亦民也
野人之事也故曰循而農亦民也
疆美之故曰循而農亦民也
徒者自專其地也故曰循而農亦民也
不農者自專其地也故曰循而農亦民也
掌農者自專其地也故曰循而農亦民也
之也乃勉其作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夏獵曰苗正為驅獸之害禾苗者耳與三時之大
獵自不同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登升之於場也

是月也取蠶毋自藥靡草死麥秋至

聚藥為供醫事也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陰類陽
盛則死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
秋故云麥秋也嚴陵方氏曰藥之可採者不必皆
為多故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疆而立感陰而生

者則至陽而斃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決如決水之決謂人以小罪相告者即決遣之不收繫也其有輕罪而在繫者則直縱出之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后妃獻繭謂后妃受內命嬪之獻繭也收繭稅者

外命婦卷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十一故亦稅其繭十之一其餘入已而為其失造祭服一說再命受服服者公家所給故稅其十一者為給其失祭服也受桑多則稅繭多少則稅亦少皆以桑為均齊也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婦之老少也如一皆稅十一也郊廟之服天子祭服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重釀之酒名之曰酎稠醲之義也春而造至此始成用禮樂而飲之蓋盛會也嚴陵方氏曰燕樂則必用禮樂矣於此

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為盛故也飲酎如此則款
知此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數音翔五穀不滋四鄙

入保

申金之氣所泄也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亥水之氣所傷也

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木實

寅木之氣所淫也以孟夏之月而行孟秋子受孟

春之令故感召災異如此四鄙四面邊鄙之邑也

保與堡同小城也入保入而依以為安也格至也
嚴陵方氏曰陰氣之所召故也與詩所謂其雨異苦則
以極備而為人之所苦於則適所謂其雨異苦則
夫兩固足以滋五穀然於苦則適所謂其雨異苦則
言五穀不滋也又曰感肅殺之氣故草木蚤枯大
水敗城郭則以冬德之所在故也蝗之為蟲殘物
之末不傷其本春則木盛之時也故行春令則
之為災者特殘其末而已春於方為東東方生風
故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則以盛於末故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東井在朱鶉首之次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靈蟲羽其

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佳其
祀竈祭先肺

蕤賓午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此記午月之候小暑暑氣未盛也螳螂一名蜋父一名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凡物皆稟陰陽之氣而成質其陰類者宜陰時陽類者宜陽時得時則興背時則廢疏又以反舌為蝦蟇未知是否嚴陵方氏曰螳螂鵙皆陰類也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也

鳴馬反舌蓋百舌也以能反蕤其舌而為百鳥語故謂之反舌然其鳥也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焉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旗
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也

養壯佼

壯謂容體碩大者佼謂形容佼好者擇此類而養之亦順長養之令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

鞀音逃鞀駢來反

干戚戈羽調箏笙箏篪鍾磬祝歌

箏音池

祝曰只反致音語

凡十九物皆樂器也。鞀鞀鼓二者皆革音鞀即鼗也。鞀所以裨助鼓節。琴瑟皆絲音管簫皆竹音管如籥而小。干戚戈羽皆舞器。干盾戚斧也。竿笙箏皆竹音竿。二十六簧笙。十二簧箏。即箎也。長尺四寸簧笙之舌蓋管中之金薄鏐也。竿笙箏三者皆有簧也。鍾金音磬石音祝歌皆木音祝如漆桶。狀如伏虎。祝以合樂之始。故以節樂之終。脩者理其弊均者平其聲。執者操持。習學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治之也。以將用盛樂。零祀故謹備之。嚴陵方

曰鞀鞀鼓之與鍾磬祝歌其聲質而一故修飾之而巳。琴瑟管簫竿笙箏黃其聲文而雜則必飾之。聲持執之待用可也。為去声。

樂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二王祭川先河後海。示重本也。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之主宰。盛樂即鞀鞀以下十九物並奏之也。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

祈穀實

百縣畿內之邑也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何也陵方氏曰此言大雩帝後又言不饗帝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所以物成之饗所以報也成而巳報必於秋而巳者百辟陽窮於成而巳也命也所以報歲之功而有已者百辟民死亦為益於民也此又祈實則百縣所祈穀者實也季春之月天子乃以雞嘗黍羞以言祈穀實則可知矣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雞嘗黍羞以

含桃先薦寢廟

今用登穀例移農乃登黍四字在是月也之下借註以內則之雞為小鳥此雞為雞未詳孰是含桃櫻桃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

藍之色青青者赤之毋刈之亦是傷時氣

毋燒灰

火之滅者為灰禁之亦為傷火氣也

毋暴布

暴暴之於日也布者陰功所成不可以小功于盛

陽也

門閭毋閉

一則順時氣之宣通 一則使暑氣之宣散

關市毋索

索者搜索商旅匿稅之物蓋當時氣盛大之際人君亦當體之而行寬大之政也

挺重囚益其食

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寬假輕囚則不如是益其食者加其養也馬氏曰毋索不待察以窮民隱也益重囚之食不以其非察不忍人之政也

游牝別群

別彼列友 執事古執 則執騰駒班馬政

季春遊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拘繫騰躍之駒者止其蹏齧也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令也周禮圉人圉師所掌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至猶極也夏至日長之極陽盡年中而微陰眇重淵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

言九全 刑錄六卷 若音者

薄滋味毋致和節若昂定心氣

齊戒以定其心掩蔽以防其身毋或輕躁於舉動
毋或御進於聲色薄其調和之滋味節其諸事之
愛欲凡以定心氣而備陰疾也
與陽始遇過故爭也仲冬亦言之者以方日陰
與陰遇故也陽主生於陰分也君臣以生則陽
乎死矣故死內退聽以待其定也仲冬以陰方
故宜潔誠居為靜故於時也
言母躁者以暑方解緩之時苟厚
也止聲色者或方齊戒之時厚
滋味而致和則或昏憤其志意也
滋味而致和則或昏憤其志意也

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刑陰事也舉陰事則是助陰抑陽故百官府刑罰
之事皆止靜而不行也凡天地之氣順則和競則
逆故能致災咎此陰陽相爭之時故須如此謹備
晏安也陰道靜故云晏陰及其定而至於成則循
序而往不為災矣是以未定之前諸事皆不可忽
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此又言午月之候解脫也嚴陵方氏曰鹿好羣而
感陰生而角解藥多飲而善迷則陰類也故夏至
之感陽生而角解藥多飲而善迷則陰類也故夏至
之半而是藥生於是以感微陰而榮故名木董榮
董草故以木言之以感微陰而榮故名木董榮

隕然經或曰秀或曰華或曰生或曰榮何則曰別
於苗則曰秀以別於實則曰華以別於死則曰生
以別於枯則曰榮其言各有所當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南方火位又因其位而盛其用則為微陰之害故
戒之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
以處臺榭

凡此皆順陽明之時嚴方火旺之日夏為火旺之時
又用於旺之方則其氣太盛而害微陰之生故而
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故或升山陵則人
或處臺榭也

為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

仲夏行冬令則電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
來至

子水之氣所傷也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時起其國乃饑

卯木之氣所淫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酉金之氣所泄也騰食苗葉之蟲也百騰者言害
稼之蟲非一類嚴陵方氏曰夏行冬令是以陰包
陽也故電凍傷穀道路不通則冬

為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主生夏行春
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熱之時晚騰食苗葉
春之氣盛於未故蟲之為害者特及葉而已五穀
晚熟而又百騰時起故其國乃錢也草木零落與
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故也當盛暑
之月而感秋氣則相薄而眾成疾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柳宿在午鶉火之次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
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
祀竈祭先肺

林鍾未律長六寸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此記未月之候至極也蟋蟀生於土中此時羽翼
猶未能遠飛但居其穴之壁至七月則能遠飛而
在野矣學習雜學數飛也腐草得暑濕之氣故變
而為螢○朱氏曰溫風溫厚之極涼風嚴凝之始
腐草為螢離明之極故幽類化為明類也金華應
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鷲猛之鳥已習於繫迎殺
氣之微也涼風未至而鳴陰之
物已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騾載赤旂
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元龜

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攻取也龜言登尊異之也鼉鼉言取易而賤之也

命澤人納材葦

蒲葦之屬生於澤中而可為用器故曰材澤人納之職也此皆煩細之事非專一月所為故不以是月起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

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去声為民祈福

四監即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也前言百縣兼內外而言此百縣鄉遂之地也秩常也欽此芻為養犧牲之用各有常數故云秩芻也馬氏曰不或出其力則所為祭祀者非獨恭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社稷宗廟之靈以為民祈福則為民神之也故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遠而尊之也謂之靈也○嚴陵方氏曰謂之神遠而尊之也謂之靈也

而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
宗廟社稷內事也故以靈言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

貸音二

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

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
等給之度

周禮典婦功典染人等皆婦官此指染人也白
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
白謂之章染造必用舊法故事毋得有參差貸變

皆欲質正良善也旗旌旒也章者畫其象以別
位也詳見春官司常○石梁王氏曰給當為級
方氏曰衣服旌旗有等給各隨宜而度之級言
度若天子龍衮諸侯黼黻所別衣服貴賤等
給之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之類所別衣服
旗貴賤等級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
爾之色

行去聲

命字上有乃字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
斬伐

以其方盛故也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

兵動眾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
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
舉大事則有天殃

大事即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眾之事搖養氣謂
動散長養之氣也發令而待謂未及徭役之期而
豫發召役之令使民廢已事而待上之會期也神
農農之神也季夏屬中央土土神得位用事之時
謂之神農者土神主成就農事也東井主水在未
故未月為水潦盛昌之月此時神農將主持稼穡

之功舉大事而傷其功則是于造化施生之道矣
故有天殃也嚴陵方氏曰木之生也方盛於夏則
也母有斬伐慮傷於秋矣虞人蓋山虞也行則冰之
兵動眾皆大事也故繼言田舉大事卒大事則起
不安且搖養氣矣搖者振而蕩之謂夫萬物作
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之功而主之於
與農功而用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於
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於
神農將持其功也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是違神逆
天而天之災適當之矣

雜音替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薶行水利
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

疆疆其兩反

國多風效

效善代反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

鮮潔而墮落也

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為濕暑大雨亦以之而時行皆東井之所主也陰草之法先焚薙之俟乾則燒之燒薙者燒所薙之草也大兩既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矣故云利以殺草時暑日烈其水之熱如湯草之燒爛者可以為田疇之糞可以使其土疆之美凡土之磊砢難耕者謂之疆臨川曰田疇謂熟耕而其田有界域者土疆謂雜耕而其土確確者

風效因而致效疾也

民乃遷徙

辰土之氣所應也

行秋令則丘隰水潦未稼不熟乃多女災

妊孕多敗成土之氣所應也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丑土之氣所應也嚴陵方氏曰鮮落即莊子所謂

盛故實有所不勝國多風效則與孟夏言暴風未格同養以多風故入肺受疾而效也民乃遷徙者以春主發散故也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徙立隍水潦以金生水故也曰立隍以見高下皆被

其害故禾稼不熟也種曰稼歛曰穡以其不熟故
止言稼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
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且異乎隆冬之時無風而
寒矣以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隼擊必待秋焉
以感疫厲之氣故發驚於夏也春
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

中央土

土寄旺四時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
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土於四時無乎不在故無
定位無專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未月在火
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一令於此
以成五行之序焉

其自戊巳

戊巳十干之中

其帝黃帝

黃精之君軒轅氏也

其神后土

土官之臣顓頊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為后土後祀
以為社后土官闕黎雖火官實兼后土也舊說如
此位氏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若后君也位居中統

其蟲倮

人為倮蟲之長鄭氏以為虎豹之屬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宮音屬土又為君故配之中央黃鍾本十一月律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起如土為木火金水之根本故以配中央之土土寄旺於四時宮音亦冠於十二律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

其數五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舉成數此獨舉生數者四時之物無土不成而土之成數又積水十火二木三金四以成十也四者成則土無不成矣

其味甘其臭香

其香皆屬土

其祀中雷祭先心

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故雨露之後因名室中為中雷亦土神也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蔡邕獨斷曰季夏土氣始盛其祀中雷雷神在室祀中雷設主于牖下

天子居太廟太室

中央之室也

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

稷與牛其器圓以閔

圓者象土之周匝四時閔者寬廣之義象土之容物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翼宿在巳鶉尾之次建星說見仲春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具腥其

祀門祭先肝

少皞白精之君金天氏也辱收金官之臣少皞氏之子諺也夷則申律長五寸七百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九金之成數也辛腥皆屬金秋陰氣出故祀門祭先肝金克木也○蔡邕獨斷曰門秋為少陰其氣收成祀之於門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

戮

此記申月之候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似
人之食而祭先代為食之人也用始行戮順時令
也馬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其聲安美厲乃祭鳥用始行戮則物之生於暑者至不仁也猶祭然而動也於是乎可以設罰羅夫鷹

天子居總章左个

太寢西堂南偏

乘戎路

兵車也

駕白駟

白馬黑鬣曰駟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噐廉以深

廉稜角也亦矩之義深則收藏之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

若稼穡之官謂之後稷土稷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而巳○金華應氏曰夏氣舒發則脩利堤防無壅塞之患則通利而無壅塞秋潦則長亦因乎時最為流通不可壅之故脩利而無壅塞秋潦則可堤矣必壅塞之惟謹雖一利而無壅塞秋潦則可堤矣必同而其為民禦患則一而已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

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義不知古者嘗祭之時則有出田邑之制故注謂禁封諸侯及割地為失其義也

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以其違收斂之令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此亥水之氣所泄也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

蟹有食稻者謂之稻蟹亦介蟲敗穀之類寅中箕星好風能散雲雨故致旱

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寅木之氣所損也

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癘疾

已火之氣所傷也嚴陵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未亦以陰太勝而主殺故也凡陰之時而行之也陽亢而陰莫能于為早方陰中則陽往而陰來以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觴中

角在辰壽星之次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

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

祀門祭先肝

南呂商律長五寸二分寸之一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群鳥養羞

此記酉月之候盲風疾風也孟春言鴻鴈來自南而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仲春言玄鳥至此言歸明春來而秋去也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嚴陵方氏曰盲者閉暗之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閭闔以此玄鳥歸者至中故其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
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罌蕪以深

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飲食所以養其躰行猶賜也糜即粥也嚴陵方氏授之而已行則備行之也几杖之禮為重非庶人之粥以養其氣如特牲曰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故此於秋言之然養陽非無食也特以飲為主爾養陰非無飲也特

以食為主爾故此兼言飲焉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

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司服官名俱飭條具而飭止之也上曰衣下曰裳衣繪而裳繡祭服之制也有恒有定制也小大小則玄冕之一章大則衮冕之九章也長短謂衣長而裳短也衣服謂朝服燕服及他服之當為寒備者也各有劑量必率循故法不得更為新異也冠與帶亦各有常制因造衣并作之

乃命有司申嚴自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

撓女教反 當去声

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刑罰之令前月已行此月又申戒之也枉撓皆屈
 曲之義謂不申正理而違法斷之以逆理故必反
 受殃禍也嚴陵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
義且酉為陰中物既告成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
於是多刑有五而曰必刑者據罪言之也傳曰
罪多而刑同義斬者則必殺者則必成教言之與
當慮其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于殺殺必
命止及於此若大辟之人所重故也枉撓則在上
若故也先王奉天適如此而申使司或枉撓是逆天
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同義

行去声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

黍膳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

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宰主牲者祝告神者全謂色不雜具謂臠無損也
 養牛羊曰芻養犬豕曰黍得其所養則肥失其養則
 瘠物色或騂或黝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比類
 者比附陰陽之類而用之也小大以臠言長短以
 角言皆欲申潔度也所視所案所瞻所察所量五
 者悉備而當於事上帝且歆饗之矣况羣神乎嚴

禮記

卷

五

方氏曰宰以宰牲為事者祝以祝神為事者宰牲
將以養牲也蓋物至人而必命是二官焉夫季夏
之養而己以物無傷此而之也至此命宰者特循
行之而具者完而無傷若外祭也全者純而
不雜具者完而無傷若外祭也全者純而
也若麋鼠食郊牛角非所謂也芻豢所以阜蕃
其牲春秋傳曰陽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牷其以
視乎牧人曰陽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牷其以
則物色其可以陽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牷其以
其陰類者各比也

天子乃難_レ以達秋氣以天嘗_レ麻先薦_レ寢廟

季春命國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此為除
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暑
氣退則秋之涼氣通達故云以達秋氣也

倉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_レ窳_レ塞_レ脩_レ囷

四者皆為歛藏之備穿地圓曰窳方曰窳

趣一作趨

乃命有司趣_レ民收歛務_レ蠶_レ采_レ多_レ積_レ聚

孟秋已有收歛之命矣此又趨之以時不可緩故
也萊所以助穀之不足故蓄_レ為_レ備多積聚者凡
可為歲備者無不貯儲也

乃勸_レ種_レ麥_レ毋_レ或_レ失_レ時_レ其_レ有_レ失_レ時_レ行_レ罪_レ無_レ疑

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始解

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瑾塞之也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衡正鈞石角斗角

此與仲春同嚴陵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與仲春所謂鈞者異矣彼特言輕重之鈞

而已彼以用言此以体言故也石蓋四鈞之稱以其九重而內實故謂之石權衡皆以致千而已故曰平鈞石則歸於正矣故曰正然仲春所言不同者則又各有義焉

是月也易閉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

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

百事乃遂

朱氏曰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易謂無重征以致其難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貨謂化之以為利賄謂有之以為利來商旅所以納貨賄也凡此皆以便民用也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

邈而在外故言皆至此言貢賦職脩也財所以待用財不匱則無之用也用所以作事無之用則事皆遂也

凡舉大事毋違太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大事如土功徃役合諸侯舉兵衆之事皆不可悖陰陽之大數因猶依也如慶賞者乃發生之類刑罰者乃肅殺之類必順時令而謹依其類以行之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

有愆

卯木之氣所應也卯中有房心心為大火故不雨且有火訛之驚恐也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執蠶不藏五穀復生

午火之氣所傷也

數音朔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子水之氣所泄也收雷收聲之雷也先行先期而動也嚴陵方氏曰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物物之內爾以其如此故草木生芽而枯死者非成國

乃有恐則少陽之所動故也其國乃旱則陽亢故也
也蟄蟲不藏則陰欲執之而有非以時動故也
復生則盛陽作之故也風災數起則非以時動故也
則雷以陽故也發聲陰中收聲故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房在卯大火之次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

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自大腥其

祀門祭先肝

無射成律長四寸六分五厘六十分寸之六千

五百二十四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蛤古答反鞠有黃華華音花豺乃

祭獸戮禽

此記成月之候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如先登者為主人從之以登者為客也為爵為蛤飛物化為潛物也鞠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在王金自有一色而黃為貴故鞠色以黃為正也祭獸者祭之於天戮禽者殺之以食也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

白獸而猩猩通曰禽也

嚴陵方氏曰桃華於仲春
獨不言其色獨鞠
於鞠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
陽獨鞠華於陰而
故特言有桃華之紅桐華之
白皆不言其色獨鞠
言其色而曰黃者以華於陰
中其色正應陰之盛故也

衣白衣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

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
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務內謂專務收斂諸物於內會合也合天地閉藏

之令也宣出則悖時令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
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農事備收百穀皆斂也要者租賦所入之數籍由
所收歸之神倉將以供粢盛也祗謂謹其事敬謂
其心飭謂致其力也嚴陵方氏曰仲秋言趣民
言備收焉農事備收然
後五穀之要可舉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
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命之諸侯而諸侯頒之百縣使奉行也舊說秦建
多此月為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或疑是時秦
未并天下未有諸侯百縣此仍是古制愚按呂不
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
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為
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
合者又按昭襄王之時封魏冉穰侯公子市宛侯
惲鄧侯則分封諸侯行王者事久矣不韋作相時
已滅東周君六國削甚秦已得天下大半故其立
制欲如此也其後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
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

當時儒生學士有心者所為猶能彷彿古制故記
禮者有取焉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

政
教於田獵謂因獵而教之以戰陳之事習用弓矢
受者戈戟之五兵班布乘馬之政令其毛色之同
異力之強弱各以類相從也嚴陵方氏曰教於田
車攻言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以兵習者
戎教之故彼習之也戎器必以軍旅所以效死而
人為伍故也田獵所以得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
習為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
馬秋彌教治兵其以是欤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
于屏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

僕戎僕也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駟主之并總生六
駟者為七駟也皆以馬駕車又載析羽之旌龜蛇
之旒既畢而授車于乘者以尊卑為等級各使正
其行列向背而設于軍門之屏外於是司徒插朴
于帶於陳前北面誓戒之此時六軍皆向南而陳
也摺即夏楚二物也周禮戎僕中大夫二人方嚴陵
曰設朴而摺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則
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
則以田主殺陰事故也

排子協友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禱祭禽
于四方

天子成服而嚴厲其威武之飾親用弓矢以殺禽
獸蓋奉祭祀之物當親殺也獵竟則命典祀之官
取獵地所獲之獸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禽者獸
之通名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備御寒也

螽蟴咸俯在內皆墮其戶

蟄皆觀

俯垂頭也內宄之深處也堙塞也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趣音促刑於罪相得即決之留而不決亦悖時令也嚴陵曰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留有罪焉則以奉天威之方至於是亟決之也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謂索之使還各依本等祿秩不當謂不應得而恩命濫賜之者也供養膳服之具也貴賤各有宜用不宜謂侈僭踰制者此亦順秋令之嚴肅也
山陰陸氏曰收祿秩之不宜供養之不宜刑官之事也罷官之

是月也天子乃以矢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

未中東井主之

冬藏殃散

害害之藏為水所侵

民多鼃嚏

鼃音求嚏音帝未土之氣所應也鼃者氣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皆肺疾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

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水成數六鹹朽皆水屬
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也行者道路往來之處
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也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
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
尚克制故也○蔡邕獨斷曰行冬為太陰盛寒為
冰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較壤厚二尺廣五尺
輪四尺比高設主於較上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此記亥月之候蜃蛟屬此亦飛物化潛物也晉武
庫中忽有雉雉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

側果有蛇蛻類書有言雉與蛇交而生子子必為
蜃不皆然也然則雉之為蜃理或有之陰陽氣交
而為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
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

天子居玄堂左个

北堂之西偏也

乘玄路駕鐵驪

鐵色之馬

載玄旂衣黑表

魂

黑深而玄淺如朱深而赤淺也

服玄玉食黍與雉其器閔以菴

閔者中寬奄者上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宋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死事為國事而死也孤寡即死事者之妻子不言

諸侯與夏同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

馮氏曰釁龜筮者殺牲取血而塗龜與著筮也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攘卻不祥也占兆者玩龜書之繇文審卦者審易書之休咎皆所以豫明其理而待用也釁龜而占兆釁筮而審卦吉凶太史之職也嚴陵方氏曰龜以下而有兆筮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獄吏治獄寧無阿私必是正而省察之庶幾犯罪

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テカカシム

周禮季秋獻功裘至此月乃衣之也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上上声

閉塞而成矣セリ

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嚴陵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天地不通故各正其位夫冬曰上天為是故也以此不通故天地不通若門之閉塞若穴之塞以此不通故此者亦天地之氣閉塞以為冬孰為耳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

斂テ

申嚴仲秋積聚之令

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鍵行鍵

坏補其缺薄處也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言戒鍵鎖須也閉鎖筒也管籥鎖匙也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

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徑徑竟音境 塞先代反 奚音奚

要塞邊城要害處也關境上門梁橋也後徑野獸
往來之路也山陰陸氏曰城郭而門閭不戒無
封疆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後匪
不塞無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

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飭喪紀者飭正喪事之紀律也即辨衣裳以下諸
事是已上衰下裳以布之精麤為親疎故曰辨亦
謂襲歛之衣數多寡也棺槨厚薄有貴賤之等級
有大小丘壟有高卑皆不可踰越厚薄之度主禮

而言貴賤之等級主人而言故總曰審○朱氏曰
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時而飭喪紀焉
馬氏曰夫喪者所自盡而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則衣裳棺槨丘壟孰不欲致美以為悅然窮人之
欲而莫之節則富者階於有餘貧者慊於不足而
將不安其性命之情故先王視貴賤之等級而制
為禮數以其紀之使孝子仁人各隨其分而不敢
也然後得盡其心焉

是月也命功師效功陳祭品按度程毋或

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

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

禮記卷之六

情

工師百工之長效呈也諸器皆成獨主祭器祭器
尊也度法也程式也淫巧指諸器而言致讀為緻
謂功力密緻也讀如字亦通勒刻也刻名於器
以考工人之誠偽也行猶治也窮其情者究詰其
詐偽之情也

是月也大飲烝

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為燕飲也舊說烝升也此乃
饗禮升牲軀於俎上謂之房烝未知是否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

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祠割牲以祭也社以上公配
祭故云公社又祭及門閭之神也臘之言獵以田
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也又
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然左
傳言虞不臘是周亦名臘也勞農即周禮黨正屬
民飲酒之禮也嚴陵方氏曰天尊而不親在致義
尊在致味以祭之故曰臘蓋以割先初五祀而祭
古者以月在丑為臘此乃行之建亥之肉而祭之
然

之制耳祈來年則詩所謂以與嗣歲也此非歲終
之時而曰祈來年者則以陽生於門而大割祠又
及謂建子之月為來年也五祀有於門而大割祠又
則及門者蓋五祀之門雖大夫農於三時之務亦
已勞矣至固有大於此者矣夫農於三時之務亦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力

以仲冬大閱也嚴陵方氏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
相抵而已故曰角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
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
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水虞澤虞也漁師漁人也見周禮水冬涸故以冬
時收賦

孟夏行夏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
流亡

實木之氣所泄也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已火之氣所損也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申金之氣所滯也嚴陵方氏曰孟春言東風解凍而巳未氣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辟音壁

斗在丑星紀之次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

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鹵其臭朽其

祀行祭先賢

黃鍾子律長九寸

冰益壯地始坼鶡鴒不鳴虎始交

此記子月之候鶡鴒夜鳴求旦之鳥也嚴陵方氏曰前言水始冰至此又言水益壯前言地始凍至此又言地始坼凍甚而土相坼而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鶡鴒也夫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駟駕鐵驪載玄旂

衣_キ黑_ク衣_フ服_フ玄_シ玉_ヲ食_フ黍_ト與_フ粝_ト其_ノ器_ハ闕_テ以_テ菴_ヲ

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也

飭_シ死_ス事_ニ

誓戒六軍之士以戰陳當厲必死之志也

命_ヲ有_テ司_ト曰_ク土_ノ事_ヲ毋_レ作_テ慎_ム毋_レ發_ス蓋_シ毋_レ發_ス室_ノ屋_ヲ
及_チ起_シ大_ノ衆_ヲ以_テ固_ク而_シ閉_ス

順閉藏之令以安伏蟄之性也固堅也而猶慎也周禮仲冬教大閱此言毋起大衆是誠呂氏之書

矣

汛上声

地_ノ氣_ハ沮_リ泄_ス是_レ謂_フ發_ス天_ノ地_ノ之_ノ房_ヲ諸_ノ蟄_ハ則_チ死_ス民_ハ
必_シ疾_シ疫_ス又_チ隨_テ以_テ喪_ス命_ト之_ヲ曰_ク暢_月

沮者壞散之義因破壞而宣泄故云沮泄也天地之閉固氣類猶房室之安藏人也若發散天地之所藏則諸蟄皆死是干犯陰陽之令疾疫必為民災喪禍隨之而見一說喪讀去聲謂民因避疾疫而逃亡也暢月未詳舊說暢克也言所以不可發泄者以此月萬物皆克實於內故也朱氏謂陽久

屈而後伸故云暢月也未知孰是嚴陵方氏曰發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起大眾則衆不得其靜此此皆非農事之所致亦戒之所以固而閉也其害及物故諸藝則死其害及人故民必疾疢死之喪隨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

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

不禁

奄尹羣奄之長也以其精氣奄閉故名閭人宮令宮中之政令也重閉內外皆閉也減省婦人之事務順陰靜也淫謂女功之過巧者貴戚天子之族

姻近省其嬖孽者

乃命大商商音日林稻必齊齊音去麩麩音去藥必時時音日湛湛音日熾熾音日必潔潔音去

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齊音去蕪蕪音去用六物

大商監之監音日毋有差差音去賚賚音去

大商酒官之長也林稻酒材也必齊多寡中度也必時製造及時也湛漬而滌之也熾蒸炊也必潔無所汚也必香無穢惡之氣也必良無罅漏之失也必得適生孰之宜也物事也六物謂必齊以下

六事差貸不中法式也馬氏曰六物欲其材之美時之適工之善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

泉

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為民祈而祀之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

放佚者取之不詰

詰起吉亥

取之不詰罪在不收歛也嚴陵方氏曰孟冬既命

循行積聚矣至於於是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是隋時之民而不聽令者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

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罪之不赦惡其不相共利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短至短之極也陰陽之爭與夏至同諸生者萬物之生機也蕩者動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

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色而此言去彼言節著欲而此言禁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猶盛陰微則盛陽未至於甚傷陰盛則微陽當在於善保故也嚴陵方氏曰諸生諸言不也方冬之時盛德在水而是一也諸生則萬物之生氣內則以齊戒故也身欲寧者所以掩身欲其寧故也去聲色則不持而己禁者欲則不特節而見君子之齊戒有無恃而己禁者欲則不特節而勞內則養其性而無恃欲安形性故事欲靜也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木定故君十齊戒以待之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也

云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此又言子月之候其與荔挺皆香草結猶屈也解

脫也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高枯涸者漸滋發也十二月惟子午之月皆再記其候者詳於陰陽之萌也嚴陵方氏曰此物之氣感陰者睽感蚯蚓結者以感正陽之氣而後出故微陽雖生而猶結焉結言形之未解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陰盛則材成故伐而取之大曰竹小曰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暫焉之事此閑藏休息之時故可罷矣

塗闕廷門問築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火氣乘之應於來年臨川吳氏曰闕謂門之中間庭謂門之內外開曠之地無室廬處也塗者蓋謂門之謂土以填補其地之門塗者蓋謂各寢廟之謂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者蓋謂各寢廟之掩藏之半也

氣霧冥冥

亦火氣所蒸

雷乃發聲

陰不能固陽也午火之氣所克也

行夏令則天時雨汁瓜瓞不成

雨雪雜下曰汁

國有大兵

酉金之氣所淫也

行夏令則蝗蟲為敗木泉咸竭

鄉中太火之所主也

民多疥癩

女

季冬之月日在婺昏婁中旦氏中

女在子玄枵之次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禋大柝其

卯木之氣所泄也嚴陵方氏曰氣霧皆旱氣所使雜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雨汁以行秋令嚴之也國有大兵則與小大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為對而蝗蟲為敗與孟夏言敗者成蟲之對亦各以之迹言夏為陽故言其氣非言為陰散之虛陽作之故也

祀行祭先賢

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分寸之百四

鴈北鄉北去聲鵲始巢雉雉乳去聲雞乳

此記丑月之候馬氏曰鴈北鄉則順陽而後有聲雉本至也麗於陽而後有形

天子居玄堂右人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粢其器閔以菴

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雞音卯 磔音卓 土音吐 牛音牛 送音送 寒音寒 氣音氣
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舊說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宮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為厲鬼將來或為災厲故難磔以攘除之事或然也出猶作也月建丑丑為牛土能制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長樂陳氏曰土勝水

征鳥厲疾

征鳥鷹隼之屬以其善擊故曰征厲疾者猛厲而迅疾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帝之大臣謂五帝之佐句芒祝融之屬也子夏之言祈天宗此或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

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禮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牛則謂耕事則出土牛農耕之始事也此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許

薦寢廟

獵而親殺為奉祭也則漁而親往亦為薦先歟
應氏曰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故不敢
也華必先嘗膳必品嘗必致敬於君與親也大
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以致敬於天與親也
嘗而後祭以見其孝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

冰之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
腹堅腹猶肉也藏冰正在此時故命取冰冰入則
陰事之終也嚴陵方氏曰冰方盛則以重陰之氣
故於此言方盛焉冰以故也盛極而衰東風將凍
腹堅則其言方盛於內矣非特形於水面而已然
言水泉此言水澤者泉乃水之原澤乃水之潤命

取冰則七月所謂二之曰鑿冰中仲是也大萬物
負陰而抱陽以二之曰鑿冰中仲是也大萬物
則氣亦以達和為德陽為伏陰然則鑿冰非特為備
暑亦以達和為德陽為伏陰然則鑿冰非特為備
陽氣也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
田器

冰入之後太寒將退令典農之官告民出其所藏
五穀之種計度耦耕之事耦謂二人相偶也耒
為耒斲木為耜今之耜以鐵為之田器鉉基之屬
凡治田所用者也此皆豫備東作之事陽事之始
也嚴陵方氏曰冰之入也為陰事之終種之出也
為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

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語言長沮桀溺
而耕足矣蓋先王所以聘屬民使之出入相友
有朋相助故鄉則有比遂則有隣軍則有伍學則
有朋耕則有耜亦以是而已曰脩曰具互相備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吹去聲

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
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疏曰
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
以一年頓傳故云罷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

薪燎

共音供

四監說見季夏秩常也謂有常數也大而可析者
謂之薪小而束者謂之柴薪燎炊爨及夜燎之用
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

將幾終歲且更始

日窮于次者去年季冬次玄枵至此窮盡還次玄
枵也紀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至此
窮盡還復會於玄枵也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
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
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回于天也幾近也以去

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二百五十四日未滿二百六十五日不為正終故云幾於終也歲且更始者所謂終則有始也嚴陵方氏曰夫歲者數之所積而之始歲所以為數之終於數言終所以為歲之始歲相備爾所以為數之終於數言終於歲言始亦互終之詞也始言且無始之詞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而汝也在上者當專壹汝農之事毋得徃後使之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朱氏曰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

論之以防來歲之差歲既更始故事亦有異且者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列謂大小之等差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人本乎祖故祖廟之牲使同姓諸侯供之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

共音供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

火奪水之令也未土之氣所應嚴陵方氏曰介壽
藏之氣不厚故反為妖也四鄙入而蓋不虞之象
以秋為金故也終春者歲之始終也時行始令也
夫冬者歲之終也春者歲之始也時行始令也
故命之曰逆水潦者歲之終也春者歲之始也
則水潦敗國則水潦者歲之終也春者歲之始也
水則水潦敗國則水潦者歲之終也春者歲之始也
當取其一則歲之終也春者歲之始也
事謂如天則歲之終也春者歲之始也
得幾時到那時節又整大細一巡如春行慶一賞刑以秋
冬此是因一天時整蠅大細一巡如春行慶一賞刑以秋
待那亦豈一行一
待那亦豈一行一

禮記大全卷之六終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七

曾子問第七

留貫講亦疑又可出之而夫義所又以
難隨明如遂似駭不必齊無然意無問廢乎講貫
其聲之處使細其節之以遇料之而之於搜之功於資而為潛心守以篤慤
見響功約事而載之憂夫而子不聖人歷未究其講而無窮之素非
益答畧其後不失其力又馬此子皆其問以一
高畧其後不失其力又馬此子皆其問以一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

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禫

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

哭

攝主上卿之代主國事者也禫冕者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禫服禫衣而著冕故云禫冕也等即階也

三去聲

祝聲三告白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

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

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祝為噫歆之聲者三以警動神聽乃告之也噫是歎恨之聲歆者欲其歆饗之義也某夫人之氏也房中婦人也升舉幣舉而埋之兩階之間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

大宗大祝皆禫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

奉上聲

衰音崔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

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其之

子其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

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

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

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見形句及

三去聲

三去聲下同

如初位者如初告子生之位次也少師主養子之
官奉子以衰以衰服乘藉而捧之也告曰夫人某
氏之子其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子名則大宰所
立也告訖捧子之人拜而稽顙且哭凡踊三度為
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人
皆從西階降而反東在下者亦皆東而反其朝夕
之哭位也踊而襲衰杖成其為子之禮也奠出朝
奠畢而出也嚴陵方氏曰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樂
君行禮於此可不慎哉是以禫冕吉服也衰杖
則凶服也杖或哭命母氏曰如拜稽顙則凶禮也於
禫冕或衰杖或命母氏曰如拜稽顙則凶禮也於
凶之問也○山陰陸氏曰如拜稽顙則凶禮也於
言北面著子雖幼莫不臣也少師奉子以衰嫌衰
日不敢無師傳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禩三月乃名于禩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告于禩告其主也此時神主在殯宮因見禩而立其名故云乃名于禩也
山陰陸氏曰徧告同盟諸廟山川知之也上於諸侯非不告也下於諸侯非不告也其主言者同盟諸侯爾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禩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

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

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告于祖亦告于禩奠于禩亦奠于祖也奠者奠幣為禮而告之也視朝聽事之後即徧告群祀戒命五大夫之職事使無廢弛也諸侯有二卿五大夫道而出者祖祭道神而後出行也五祀之行神則在宮內月令冬祀行是也喪禮毀宗躐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若祭道路之行神謂之較於城外委土為山之形伏牲其上祭告禮畢乘車轆

之而遂行也其神曰纍其牲天子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而已長一丈八尺為制幣臨川吳氏曰反祖禰又命祝史徧告視朝而入也○山陰陸氏曰祖言告禰言奠尊祖而親禰也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

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

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

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後后作

上章言冕而出視朝此言朝服而出視朝者按觀禮侯氏禰冕今敬君欲豫習其禮故冕服以視朝

諸侯相朝非君臣也故但朝服而已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而聘禮云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矣天子以皮弁服視朝故謂之朝服也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于祖奠于禰反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也而又天子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親見則其禮畧也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不能無隆殺與王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

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

也自啓及奠不奠行奠不哀次反奠奠而

禮也
後辭於殯殯音賓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先後之次如何孔子言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自從也從啓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惟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為父設奠故云自啓及奠不奠謂不奠父也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柩至此則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孝子

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之處故柩車不暫停也及葬母而反即於父殯設奠告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之期賓出之後孝子遂修營葬父之事也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也虞祭亦奠之類故亦先重張子曰古者掘瘞而葬既並待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馬氏曰葬者運終之道也人子之心所弗忍也君子於其弗忍也而後重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禮不可缺故

雖七十之年猶必再娶然此謂大宗之無子或子
幼者若有子有婦可傳繼者則七十可不娶矣嚴
方氏曰為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為庶婦之主者
謂之主婦宗子承家主祭於外而主婦則助之於
內者故無宗子雖七十不可以無主婦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
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
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即位而哭如冠
者未至則廢掃去聲

冠者賓與贊禮之人也此人已及門而與主人揖
讓以入矣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何以處之夫
子言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而不行以冠禮行之
於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也若是大門
外之喪喪在他處可以加冠但冠禮三加之後設
醴以禮新冠之人今值凶事止三加而止不醴之
也初欲迎賓之時醴及饌具皆陳設今悉徹去又
掃除冠之舊位使淨潔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與
贊者未至則廢也嚴陵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掩義
而巳故冠禮內喪則廢以其義有所伸故也然而雖冠而不醴以其
變常而為之殺也

后作後

父叔父而后鄉衰冠者

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

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見形句反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

之成服而加喪冠也此是孔子之言曾子又問他日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答云諸侯及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於太廟中賜冕服弁服其受賜者榮君之命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矣於此之時惟有冠之醮無冠之醴醮是以酒為燕飲醴則獨禮受服之人也其禮如此安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父沒而冠謂除喪之後以吉禮禮冠者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謂之醮者酌而無酬酢曰醮醴重而醮輕者醴是古之酒

故為重醢之所以異於醴者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醢則每一加而行一醢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
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
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
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
禮也

曾子問祭而不行旅酬之禮何祭為然孔子言惟

小祥練祭為然不旅者不旅酬也奠酬於賓奠其
酬爵於賓前也賓弗舉者賓不舉以旅也言此祭
主人得致爵於賓賓不可舉此爵而行旅酬此禮
也大祥則可旅酬矣孝公隱公之祖○朱子曰旅
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
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
逮及賤者使亦得以伸其敬也又曰主人酌以獻
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主
人自飲者是道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
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嚴陵方氏曰昭
之則於禮為不及孝公可以為非禮也然而不為則於禮為
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為非禮也然而不及於禮為

近於薄過於禮為近於厚故於昭公則言非禮於孝公則曰亦而已

與去聲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饋奠莫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衆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將謂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為大功者饋奠否故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其饋奠孔子是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悟此旨將謂言他人乃曰不太輕已之服而重於相為乎孔子乃答云非此為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為服者也凡喪奠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故云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不以齊

衰者莫避大夫也故朋友莫人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疏曰反之者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大旨與上章同但此問與於祭則是虞與卒哭之祭也斬衰以下皆與此與祭蓋喪祭爾非吉祭也故自也曾子反以為輕喪蓋失之矣○臨川吳氏曰斬衰之執祭事故曾子怪問之祭孔子云斬衰以下皆可服之重者而重其祭之輕者乎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已有喪服可以助為之執事否夫子言已有總麻之服服之輕者也尚不得自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嚴陵方氏曰吉祭也故雖總麻之輕亦不與○張子曰喪不貳事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哀

亡矣祭而誠不至
不如不祭之為愈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廢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不問吉祭而問喪奠

曾子之意謂方除喪服決不可與吉禮疑可與饋

奠也夫子言方說衰即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

禮也擯相事輕亦或可耳

禮也擯相事輕亦或可耳

禮也擯相事輕亦或可耳

禮也擯相事輕亦或可耳

功之服又輕於大功或可與他人喪祭則孔子亦不
可以為他人執事則先大次小又總祭則孔子亦不
可與他人執事則先大次小又總祭則孔子亦不
漸而輕也於喪則先大次小又總祭則孔子亦不
可以為他人執事則先大次小又總祭則孔子亦不
相與而饋奠孔子亦不以深為之而但許其可以
則不可也若擯相亦不為之為得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

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

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

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

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
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
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

後作右

取而後嫁之禮也

有士甲日者期日已定也彼是父喪則此稱父之名
弔之彼是母喪則此稱母之名弔之父母或在他
所則稱伯父伯母名如無伯父母則用叔父母名
可知壻雖已葬其親而喪期尚遠不欲使彼女失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嘉禮之時故使人致命使之別嫁他人某之子此
某字是伯父之名不得嗣為兄弟者言繼此不得
為夫婦也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義亦親之之辭不
白夫婦者未成昏嫌也使某致命此某字是使者
之名致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也女氏
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於他人禮也及壻祥禫之
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
而后此女嫁於他族禮也嚴陵方氏曰夫唱而婦
隨有兄弟之義故此言不得嗣為兄弟也詩不云
乎宴爾新婚如兄
如弟以是而

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也。

迎去聲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

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緇總，以趨喪。

女在塗

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嫁服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改服，更其

嫁服也。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緇，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布為深衣，緇為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也。故服此以奔舅姑之喪。女子在室為父三年，父卒亦為母三年。已嫁則期。今既在塗，非在室矣。則止用奔喪之禮，而服期。改服亦布深衣，緇總也。嚴陵方氏曰：喪者人之所自盡，故曰女改服。布深衣，言布不言麻。深衣之禮廢，山陰陸氏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

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此齊衰大功之喪謂壻家也改服改其親迎之服而服深衣於門外之次也女謂婦也入門內之次而以深衣更其嫁服也此特問齊衰大功之喪者以小功及緦輕不廢昏禮禮畢乃哭耳若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女亦不反歸也曾子又問除喪之後豈不復更為昏禮乎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豈可復行乎然此亦止謂四時常祭耳禘祫大祭過時猶追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省燭思相離也

取去聲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田疇親也三月而

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禴成婦之義也

見形句反也

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感傷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賀也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二月乃見

於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為婦也蓋
選擇吉日而行此禮廟見祭禰即是一事非見廟
之後更擇日而祭也成婦之義者成盥饋之禮之
義也嚴陵方氏曰不寢燭則不寢故也不舉樂則
曰而樂則故也不樂則故也不樂則故也不樂則故也
故於廟見祭禰即是一事非見廟
氏曰禰以成婦稱親之思無時而相離之思無時而
見以祭如生之盥饋然然後為婦共養之義完備
也故曰虧欠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
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

女

杖不菲不次歸葬于氏之黨示未成
婦也

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壻之祖廟也不祔於皇
姑以未廟見故主不得祔姑之廟也壻齊衰期但
不杖不草履不別處哀次耳女之父母自降服大
功

取去聲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
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

之

若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也
嚴陵方氏曰齊衰而弔然未成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二孤二主當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問夫子言天猶不得有二日土猶不得有二王嘗禘郊社祭

之重者各有所尊不可混拜而祭之喪可得有二孤廟可得有二主乎非禮明矣
臨川吳氏曰上天
祖下土之君萬邦者唯一王裕嘗之照萬物者唯一太
與同帝社之所尊唯一后土所尊之神在上無或有
孤依神之主而可二乎
孤依神之主而可二乎

亟音器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又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師行而載遷廟之主于齊車示有所尊奉也既作偽主又藏於廟是二主矣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
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
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
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
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
子之過也

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衛君弔而哀公為主禮也禮大夫既殯而君來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

稽顙今既哀公為主主則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而稽顙於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論而正之遂至循襲為常變禮之失由於康子上章言自桓公始此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靈公先桓子卒經訛為靈公實出公也嚴陵方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喪有二孤則莫適為主廟有二主則莫適為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者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

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

子去声

齊則此自反

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也齊車金路也又名曰公
禩之廟川吳氏曰遷廟主謂祧廟之上最尊最親最上
君將出行時備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也
一主而載之以行也○嚴陵方氏曰齊車示有齊
心焉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

侯薨與去其國與禘祭於祖為無主耳吾

裕音洽

聃音貪

後一作后

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歲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

崩薨而群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為凶事而聚集也○馮氏曰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稱○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

君去其國大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

去國而群廟之主皆行不敢弃其先祖也

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禱老聃云

諸侯五廟禘祭則迎高曾祖禘入太祖之廟主出入而躡止行人不欲其瀆也
廟主行可知矣然必以遷廟之主者以天子之廟諸侯之廟無虛主故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人休戚之同也
禘祭亦為無主者以合食而示及廟主其虛乎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

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禩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馬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王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既以幣王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王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棄也
廟故無已遷之主也
也主行主命謂雖無木也
也貴猶重也貴命謂之神命為重其重亦如神主

也受封之第二世止亦太廟則告太廟而以其幣
王行三則以高祖七世則有遷主矣八世以上遷主不
止一則主而但以前高祖亦未父新遷者行也若天子初
唯商祖契周祖稷則湯武雖初王而三昭三穆之
主上有遷也

喪平聲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然天子諸侯不為庶母服大夫妾子父在為其母大功士

之妾子父在為其母期是與已母同也何服之有謂天子諸侯也故下文舉國君之事證之臨川吳禮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其一大夫士之子有服慈母也其一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章云慈母如母慈母其言為保國君子生擇諸母使為子師其次為母之慈母言太子所答則以內則如傳之慈母言也

少去故耳喪去聲

昔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

為平聲

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遺平聲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良善也古者周以前也天子諸侯之庶子為天子諸侯者為其母總春秋有以小君之禮服之者以子貴而伸也然必適小君沒若適小君在則其母厭屈故練冠也此言練冠以燕居謂庶子之為王

者為其母耳山陰陸氏曰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蓋如此○臨川吳氏曰慈母性行良善不忍忘其撫育之恩遂欲為之服一非也司一既諫於諫止之而公援天欲喪之再弗忍於有司既諫於慈母初死之時而欲喪之再弗忍於有司既諫於後而遂練冠是禮也

見形句反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

廢者幾上聲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

后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

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

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旅衆也色木之色也東方諸侯衣青南方諸侯衣赤餘倣此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日食是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救火不關此義也馬氏曰太廟者神之位也神道有三日哭哭以後謝其神侯以救火日者禮所以廢也於明君道也後帥其有不明則替奏鼓畜夫馳庶人走所以助陽也然其廢也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

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

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

太廟本國之大廟也夫人小君也嚴陵方氏曰旅故以事而廢者多此輕重之別也臨川吳氏曰此之祭以天

子多其外則天子崩內則后夫人之喪也謂正當外國君入門之時而天子王后之凶計至或主人薨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筭罇

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嘗禘宗廟之祭郊社天地之祭此言五祀而祭法

言七祀先儒已言祭法不足據矣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
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
廢

接捷也速疾之義此言宗廟之祭遇此變異則減
略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於奧及迎尸入坐等禮
矣馬氏曰祭者吉事也朝者盛禮也天子廢朝蓋
喪則服之此可以廢祭矣雨霽服失容則祭不祭
見而不可以易日而祭
祀則不可以易日而祭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

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

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

獻而已

天子諸侯之祭禮七不可聞其詳矣先儒以大夫
士祭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知
諸侯十二飯天子十五飯也五祀外神不可以已
私喪又廢其祭若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止而不

行俟殯訖乃祭然其禮則殺矣侑勸也尸入迎尸而入座也三飯不侑者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足當飯之數也酌食畢而以酒漱也說見曲禮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酌尸尸飲卒爵酌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今云酌不酢者無酢主人以下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五祀之禮又言自啓殯往葬及葬畢反哭其間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後乃祭其禮又不同蓋葬後哀稍殺漸向吉故祝侑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酌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而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

之事故云祝畢獻而已已止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

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

天子

比及也○曾子所問如此孔子曰廢又言自薨至殯自啓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之禮者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者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

也其葬後而祭社稷五祀者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山陰陸氏曰天子言嘗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畧諸侯也大夫益畧不復名祭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

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

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

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

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

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

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

所以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此言大夫宗廟之祭外喪在大門之外也三飯不侑醕不酢說見上章大功酢而已者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十一飯之後主人酌酒醕尸尸酢主人即止也室中之事者凡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也若平常之祭十一

飯畢主人酌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
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畢
次賓長獻尸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蓋奠其爵
于薦之左也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以喪服殺
禮故止於賓之獻也士卑於大夫雖總服亦不祭
所祭於死者無服謂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
已雖有服而已所祭者與之無服則可祭也○今
按致爵之禮賓獻尸三爵而止尸止爵之後執事
者為主人設席於戶內主婦酌爵而致于主人主
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人卒爵拜主婦答拜受
爵以酌而酢執爵拜主人答拜主人降洗爵以酌

而致于主婦主婦之席在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
主人西面答拜而更爵自酌以酢此所謂致爵也
祭統曰酢必易爵詳見特牲饋食禮嚴陵方氏曰
而廢禮者為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禮者為多此輕
重之別也○山陰陸氏曰大夫言鼎俎籩豆者陳
設雖備猶廢士不
言小功畧士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
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
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練小祥也旅衆也群立旅行言及他事則為忘哀

况於弔乎先王因人情而制禮隨其哀樂之情皆有以飾之首衰經杖為至痛飾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為矯偽矣非虛而何曾子既聞夫子此言矣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得非好事者為之辭歟嚴陵方氏曰羣與旅皆衆也○臨川吳氏曰羣立則羣而立也旅行與衆而行也○重喪雖已暮猶且不同與人並立並行恐與人相語而忘已哀親之情又豈可忘已親之哀而弔以哀他人之親乎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

後一作

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

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也若君服在身以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初死尚不得成服終可行除服之禮乎此所以雖過時而不除也殷祭盛祭也君服除乃得為親行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以其禮大故曰殷也假如此月除君服即次月行小祥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若親喪小祥後方遭君喪則他

時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也然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也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方氏曰有君之喪而不敢私服則以義斷恩故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之意以為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追祭二十祥庶子仕者雖除君服不復追祭是終身不除

母之喪矣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不復追舉禮也今不追除服者不是不能除也患其踰越聖人之禮制也且如四時之祭當春祭時或以事故阻廢至夏則惟行夏時之祭不復追補春祭矣故過時不祭禮之常也惟禘祫大事則不然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殷盛之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君有此事則往適君所朝夕則不往哭

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啓啓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君復往送君之葬也此二節皆對言君親之喪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則來歸家朝夕亦恒在君所也若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之葬也下文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亦與父母之喪未殯而

有君喪互推之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室老家相之長也室老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在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恒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有缺然奠不可廢也大夫尊故使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也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為夫

之君如為舅姑服齊衰故殷事亦之君所盧氏曰日而殯故可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臨君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歸殯父母也

賤不誄誄音壘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誄之為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為誄而定其謚以稱之也稱天以誄之者天子之尊無一惟天在其上故假天以稱之也人君之事多稱天不獨誄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禫從君

薨其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

經疏衰菲杖入自闕自升西階如小斂則

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

一節也

曾子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為三年之戒備恐未得即返也於是以身之棺隨行慮或死於外也若死於外則入之禮如何孔子言於時大斂之後主

人從柩而歸則其國有司供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也此時主人從柩在路未成服惟著麻弁經疏衰而薦履且杖也麻弁布弁也布弁之上加環經也柩入之時毀殯宮門西邊墻而入其處空缺故謂之闕非門闕之闕也升自西階者以柩從外來有似賓客故就客階而升也如小歛而歸則子首不麻弁身不疏衰惟首著免布身著布深衣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以親未殯棺猶以事生之禮事之也凡君與大夫及士之卒於外者其禮皆一等無異制故云一節也

引去聲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

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遂遂送君柩也既窆而歸下棺即歸也不俟子不待孝子返而已先返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

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遂遂送親柩也既窆之後改服而往者雜記云非

從柩與反哭無免於桓此時孝子首著免乃去免而括髮徒跣布深衣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

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

士特牲大夫少牢上牲少牢也庶子既為大夫當用上牲然必往就宗子家而祭者以廟在宗子家也孝子宗子也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

子卑賤之稱介則副貳之義亦貴貴之道也薦其常事者薦其歲之常事也

廟是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子立大夫當立三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者也祖考皆然故采蘋之序言大夫妻可以承先祖其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惟為士直為庶人亦然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

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縶祭不配

介子非當王祭者故謂之攝主其禮略於宗子者

有五馬若以祭禮先後之次言之當云不配不綏
祭不假不旅不厭祭今倒言之者舊說攝主非正
故逆陳以見義亦或記者之誤與今依次釋之不
配者祭禮初行尸未入之時祝告神曰孝孫某來
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如
姜氏子氏之類今攝主不敢備禮但言薦歲事于
皇祖伯某不言以某妃配也不綏祭者綏字當從
周禮作隋滅毀之名也尸與主人俱有隋祭主人
臧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尸則取蕝及黍稷肺
而祭於豆間所謂隋祭也今尸自隋祭主人是攝
主故不隋祭也不假者假字當作嘏福慶之辭也

尸十一飯訖主人酌尸尸酢主人畢命祝嘏于主
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
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
之主人再拜稽首今亦以避正主故不嘏也不旅
不旅酬也詳見前章不厭祭者厭是饜飫之義謂
神之歆享也厭有陰有陽陰厭者迎尸之前祝酌
奠訖為主人釋辭於神勉其歆享此時在室與陰
靜之處故云陰厭也陽厭者尸饗之後佐食徹尸
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尸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制
禮之意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皆庶幾其
享之而厭飫也此言不厭祭不為陽厭也以先後

之次知之嚴陵方氏曰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
薦言薦之於彼以介子攝為祭主故言使介子某
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薦之言薦言執互相
爾備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

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其辭

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
賓俎之北賓坐取此爵而奠於俎之南不舉之以
酬兄弟此即不旅之事若宗子主祭則凡助祭之
賓各歸之以俎肉今攝主故不歸俎肉於賓也非
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告賓之辭亦異曰宗兄

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其執其常事使
其告也故云使其辭宗兄宗弟者於此攝主為兄
或為弟也若尊卑不等或是祖父之列或是子孫
之列則但謂之宗子矣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

壇音檀

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祭

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
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國廟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於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即望墓為壇以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祭於其家亦不敢稱孝子某但稱子某而已又非有爵者稱介子某之比也身沒而已者庶子身死其子則庶子之適子登禰之時可稱孝也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用此禮是順古義也今世俗庶子之祭者不能先求古人制禮之義而率

意行之祇見其誣罔而已嚴陵方氏曰庶殺於適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以祭其禮又為之殺焉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

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

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

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曾子之意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問祭時必合者尸乎若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而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祭無尸也孔子言

成人威儀具備必有尸以象神之威儀所以祭成人之喪者必有尸也尸必以孫以昭穆之位同也取於同姓亦謂孫之等列也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人之威儀不足可象故不立尸也若祭成人而無尸是以殤待之矣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

所殤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幽陰者有厭於陽明者蓋適殤則陰厭於祭之始庶殤則陽厭於祭之終非兼之也曾子不悟其指乃問云祭殤之禮略而不備何以始末一祭之間有此兩厭也孔子言雖是宗子死在殤之年無為人父之道庶子不得代為之後其族人中有與之為兄弟者代之而主其祭之禮其卒哭成事以後為吉祭祭殤本用特豚今亦從成人之禮用特牲者以其為宗子故也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今無尸

故不舉肺脊也凡尸食之餘歸之胙俎所敬也主人敬尸而設此俎今無胙俎以無尸故也玄酒水也太古無酒之時以水行禮後王祭則設之重古道也今祭殤禮略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利猶養也謂其養之禮已成也常祭主人事尸禮畢出立戶外則祝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今亦以無尸廢此禮是謂陰厭云者以其在祖廟之奧陰暗之處厭之也臨川吳氏曰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也以其幽暗故曰陰厭者但使鬼神食之厭厭而巳受其光明故曰陽厭者但使鬼神食之厭厭而巳無尸以食其祭物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

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凡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謂庶子之無子孫者也此二者若是宗子大功內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必當室中西北隅得尸之明白處其尊則設于東房是謂陽厭也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身中殤而祭無後者終兄弟之身孫之祭終兄弟之身皆以義起也曰厭者不終禮也孫之祭終兄弟之身皆以義起也曰厭者不終禮也孫之祭終兄弟之身皆以義起也則以厭者不終禮也孫之祭終兄弟之身皆以義起也也凡殤特早矣其祭也則幽陰之義反諸幽室求神之尊矣所謂堂事略矣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家當室之白則為成人者從祖附祭而已於宗則明親踈於廟則

明尊卑唯其辟所尊故雖宗子不得為成人
曰陽厭而凡殤尚幽暗故也
引去聲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

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

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

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

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

後一作

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

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夫

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

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

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

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

禮記大全

曾子問之卷

十一

垣道也。有變，變常禮乎？且不乎？不變常禮乎？極北
向而出道，右則道之東也。聽變聽日食之變動也。
明反，日光復常也。舍奠，晚止舍而設奠於行主也。
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既而星見，則昏暗中恐有
姦慝也。疢病，也不以人之親疢，患謂不可使人之
親病於危亡之患也。張氏曰：豫備深思之道也。苟
當如是，若老子送葬，日食而止於垣，似過也。然蓋
有是理。○嚴陵方氏曰：夫恆不止於垣，出而暮宿者，慮
暗昧之中，而有不測之患，故也。苟塗也，言恆行之
塗，夫蚤出暮宿者，乎垣蓋恆行之塗也。○馬氏曰：老
塗，防慎如此，則非恆於行也。仲尼以為禮，何也？夫
以止，極聽變為愈於行也。道也，蓋止則安，行則危。
人之葬，中道而日食，皆在道也。蓋止於疾，患則危。
其行也，非必犯患也。以道之情為疑，於疾患也。患
出於不測，則見星而行，豈止哉？此仲尼所以疑也。

於非禮而終亦以為禮也

為去聲 使去聲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
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
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子問之
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
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復死而招魂復魄也。公館，公家所造之館也。與及
也，公所為謂公所命傷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

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一說公所為謂君所作
離宮別館也嚴陵方氏曰公館之禮宜降故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

塗廩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

八歲至十一為下殤土周聖周也說見檀弓成人則葬於墓此葬於園圃之中輿猶航也機者輿戶之具木為之狀如牀而無脚以繩橫直維繫之抗舉而往聖周之所棺斂而葬之塗近故也曾子言今世禮變皆棺斂下殤於家而葬之於墓則塗遠矣其葬也如之何問既不用輿機則當用久舉棺

以往乎為當用車載棺而往乎然此謂大夫之下殤及士庶人之中下殤耳若大夫之適長殤中殤有遣車者亦不輿機而葬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

棺去發且下衣棺同

死下殤也墓遠遂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

於官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

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

自史佚始也

史佚周初良史也墓遠不葬於園也言於周公言
循問也周公曰豈不可者謂何為不可也召公述
周公之言告佚佚於是用棺衣而棺斂於宮中是
此禮之變始於史佚也舊註以豈為句者非臨川
曰周人葬下殤之禮不用棺但以衣斂尸而置之
近者不用車載衆手昇之以往曾子問去墓園塗
棺不用車如車載衆手昇之以往曾子問去墓園塗
其墓遠方疑佚於事以答蓋問當如之何孔子遂引老
官中則禮成人而載以喪車不昇公勸史佚以於
未周公曰豈不可蓋禮有從權而以前義起者墓近
則昇機墓遠則棺斂而依周公所言行之自是
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則棺斂而依周公所言行之自是
以後斂於殤者若墓遠則棺斂而依周公所言行之自是
衣又斂於殤也殤者若墓遠則棺斂而依周公所言行之自是
佚始於此則衣而殤已不用棺之也○山陰陸氏曰下

殤雖不棺斂於宮中即塗遠而欲拘墓近之制是膠也故召公權之周公與之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棺於公受宿矣而

舍去聲

有齋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告於公

館以待事禮也

受宿受君命而宿齋戒也齋衰內喪大門內齋衰服之喪也待事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尸服死者之上服今為君尸而弁冕者弁士之爵
弁也以君之先世或有為大夫士者故尸亦當弁
或冕也出而卿大夫士遇之則下車尸式以答之
必有前驅者尸出則先驅辟開行人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辭

與平

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
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
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

乎

無辭謂君使則行無敢辭辭也此禮當然歟抑當
初有司逼遣之歟夏之禮親喪既殯即致還其事
於君殷禮則葬後乃致其事君子指人君也臣遭
父母之喪而君詎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也
雖君有命而不忍違離喪次是不可奪其喪親之
孝也嚴陵方氏曰致事與大夫七十而致事之致
事同義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
故皆致之於君也凡事皆然又况金革之事可以
無辭乎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辭也者非與孔子曰

辭音時

九

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魯公卒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為為之也今以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者吾不知其為何禮也蓋甚非之之辭一說利為例言無故而以三年之喪從伯禽之例以用兵者甚非也

禮記大全卷之七終

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武庚叛周方元年征徐戎蓋此時王室危急伯禽雖有私喪不敢辭也

為法禮也

